

第三次大转折丛书

推开尘封网络的大门
杀出来的「血路」
大浪拍岸
大开放
走出国门
借鸡生蛋
技术引进的是是非非
活跃在广阔的国际经济文化舞台上

从封闭到 开放

——中国开放的历程

**Cong Fengbi
Dao Kaifang**

王炳林 ● 著

■ 安徽人民出版社

第三次大转折丛书

F125

60

2

从封闭到 开放

——中国开放的历程

Cong Fengbi

Dao Kaifang

王炳林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贾兴权

装帧设计 丁 明

从封闭到开放

——中国开放的历程

王炳林 著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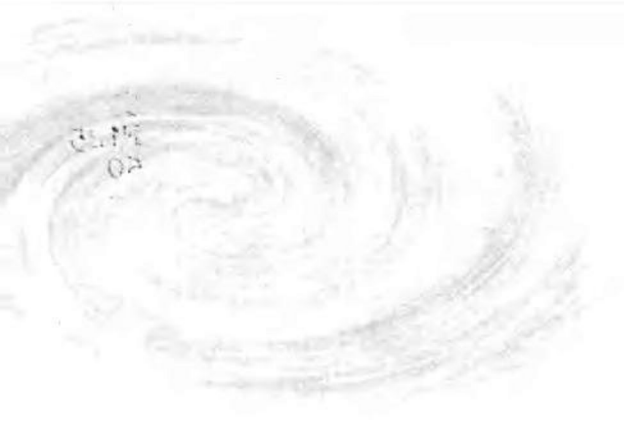
版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212-01586-5/D·270

定价 14.00 元

印数 00001-15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纪念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目 录

第一章 推开尘封网结的大门	1
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1
二、封闭难圆强国梦.....	11
三、国情的呼唤.....	28
四、开启华夏大门.....	33

第二章 杀出来的“血路”	51
一、邓小平倡导办特区.....	51
二、特区的星火.....	70
三、风雨特区路.....	80
四、碧海连天远 琼崖尽是春.....	95

第三章 大浪拍岸	110
一、非同寻常的座谈会	110
二、独特的魅力	115
三、天外天——经济技术开发区	121

第四章 一步一重天	127
一、沿海连片到天涯	128
二、长江后浪看浦东	137
三、棋中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41
四、特中特——保税区和台商投资区	146
五、沿边、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	152
六、开放格局绘全图	157
七、不应忘记怪圈：开发区热.....	159

第五章 走出国门	161
一、登上显位闯世界	161
二、调整战略开新篇	174
三、我国外贸的所有制形式和根本制度	182
四、外贸体制的改革历程	186

第六章 借鸡生蛋可神奇	196
一、利用外资的由来和发展	196
二、“三资”企业异彩增辉	203
三、利用外资形式纷呈	214
四、借得巧,用得好,还得起	221
五、逐渐改善的投资环境	226
六、基本经验和发展战略	230

第七章 是是非非早该休	236
一、后来居上的奥秘	236
二、我国技术引进的发展历程	238
三、技术引进生巨变	249

四、问题与对策	253
---------------	-----

第八章 有声有色出舞台	255
一、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255
二、对外援助和利用外援	259
三、我国企业组舰出四海	265
四、国际旅游业万紫千红	268
五、献出宝,寻来宝,创新宝	271

第九章 光荣与蓝图	275
一、历史的光荣	275
二、跨世纪的蓝图	282

主要参考书目	289
--------------	-----

第一章

推开尘封网结的大门

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把对外开放确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既然是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就得了解外部的情况。推开尘封网结的大门,人们惊奇地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像过去宣传和想象的那样“暗无天日”,那里既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困惑之处,更有可供借鉴的文明成果。我国的开放决策就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际形势发展敏锐观察的结果。

1. 开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开放是世界性的大潮流。这大潮由来已久。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地理上的发现,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得以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加深和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从而使社会生产的不同部门、地区和国家之间产生了经济联系的客观需要。

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经济的联系,这是由商品经济的本质决定的。对于商品经济、商品生产者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要求是:商品自由流通,自由竞争,等价交换。马克思曾经形象而风趣地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①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突破一国的范围而表现为一个外向化的过程。国际贸易也已突破地中海沿岸的地理范围,扩展到大西洋,远及美洲、印度、南洋群岛和中国。美洲和东方已成为欧洲的重要市场,出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虽然这个市场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并未形成全世界范围的市场,但这个世界市场的出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②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机器大工业得以确立,促进了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商品经济有了更大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日益密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刻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一切国家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03 页。

② 同上,第 167 页。

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

虽然这段话直接表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它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状态、趋势和一般规律。随着生产和交往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任何国家要想发展经济,都必须把自己与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生产力越发展,各国在发展经济中的互相需要、互相依赖的程度就越高,这是一条客观经济规律。

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必然会在矛盾中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要为它们的利益对正常的国家间经济关系进行干扰、破坏。但是,客观上也存在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接受平等互利关系的可能。实现符合国家之间经济技术发展需要的、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也是可能的、必然的。开放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是挡不住的诱惑。

2. 开放的新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通讯、信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大大缩短了各国、各地区之间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日益广泛而频繁,“地球村”这一名词的出现,反映了在人们观念中世界已变“小”,相互联系更为密切。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首先,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强。

战后 40 多年来,国际贸易显示出惊人的发展速度和巨大规模,呈现出由粗及细、由表及里、不断深化和加强的趋势。据统计,1950—1977 年间,国际贸易平均每年递增 6.9%,超过历史上任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4—255 页。

一个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世界工业的发展速度。1954—1974年,发达国家工业生产总额增长1.8倍,年均增长率为5.3%,而出口贸易增加4.8倍,年均增长率为9.2%。

同时,世界对外贸易额总量剧增,在世界生产总额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衡量各国国民经济对国际贸易依赖程度的指标是国际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50年,世界出口额(不包括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下同)为607亿美元,进口总额为637亿美元,分别占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和5.2%,合计为10.2%;到1980年,世界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占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17%和17.5%,合计为34.5%。^① 贸易国际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劳务贸易的发展。从60年代开始,世界劳务贸易不断增长。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外籍劳工2000—3000万人,主要分布在西欧、北美、南美、中东、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地。

其次,生产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增强。

生产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国际分工的发展。工业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需要把失去比较利益的产业部门及某些元器件的生产转移到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因此,国际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并出现了新的特点。分工越来越细,部门、工艺和产品日益专业化,协作大大加强,工业品越来越成为“全球产品”。

跨国公司大量发展是生产经营活动国际化的突出表现。1968年,跨国公司有7276家,其海外机构27300家。1977年,跨国公司增加到10727家,海外机构达到82266家。1980年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已有104000家。跨国公司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969年,跨国公司的产值相当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

① 参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IV第6页,和《世界经济年鉴(1982)》第723—724页。

5,1978 年增长到 1/3。

第三,资本的国际化有了新发展。

战后资本输出得到空前发展:一是国际投资的数量迅猛增长。从 70 年代以来,官方发展援助贷款每年以 6% 的速度增长。直接投资的发展更快。1960 年,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 660 亿美元,1980 年已增加到 4975 亿美元,20 年间增长 7.5 倍。二是发达国家相互投资迅速发展,形成了犬牙交错互相渗透的局面。战前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投资,近几十年来,国际投资的 2/3 流向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占 1/3。三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多种途径吸收外资,注意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避免受某一大国控制。四是国际资本流动日趋频繁。国际金融市场正走向全球一体化。

第四,科技研究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密切。

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许多现代科技研究项目耗资巨大,如宇航、核能、环保等往往超过一个国家的负担能力,有些项目涉及到许多领域,需要若干个国家的通力合作。像西欧的“尤里卡计划”,就是把西欧国家相当部分的科技人才和资金集中起来研制 and 开发高技术产业。

另外,战后国际贸易中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贸易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国际技术贸易已逐步超过商品贸易的发展速度。据统计,1965 年世界技术贸易总额为 30 亿美元,1975 年达到 116 亿美元,80 年代初增长到 400 亿美元。从 1964—1970 年世界技术贸易平均增长率为 16.5%,大大高于世界商品贸易 10.5% 的平均增长率。

第五,战后出现了一些国际化的经济政策。

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战后出现了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趋势,经济政策日益国际化,许多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西方 7

国首脑会议等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和会议相继出现。它们对于推动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和经济、贸易投资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实施优惠贸易政策的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同盟等形式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有很大发展。在世界各地先后出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中美洲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组织、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等经济一体化集团。它们建立了对外共同关税,制定和实行某些共同的经济政策。可见,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国际化,各国的经济和政策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

很明显,社会经济活动国际化是一个趋势,任何国家,不管它的地域多大、资源多丰富、经济多发达,都不可能置身于国际经济联系之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①

3. 开放的受益者

环顾全球,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没有一个是闭关自守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它们的国际经济联系就越广泛;越是经济发展快的国家,它们在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方面下的功夫就越多,步子迈得就越大,从中得到的效益就越显著。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无论是老牌的英帝国还是后起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一个个都是通过对外经济开放逐渐强大起来,后者总是利用前者已经取得的成就作为跳板,迎头赶上,后来居上。

美国在从经济落后转变为先进的过程中,对外开放的作用是极为明显的:其一是引进先进技术。美国在工业革命开始时首先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采用英国发明的机器和新技术。在吸收英国技术的同时,特别是当机器制造业巩固地建立起来以后,美国就把欧洲的方法加以改革,或自己创造新机器。其二是大量吸收世界各国的科技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欧洲科学家流入美国,特别是战后,美国还积极招聘西欧和日本等国的科学技术人才。在大量移民中也不乏科技人才,从 1865 年到 1914 年,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总数约有 3000 万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发展、技术革新项目如长途电报、装甲船、螺旋桨、发电机等都是从欧洲来美的移民完成的。其三是大量吸收外国资金。1880 年,美国累计吸收外资为 20 亿美元,1890 年达 35 亿美元,到 1914 年则达到 67 亿美元。这些外资对美国西部开发、铁路的修建等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本发展为经济强国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近代日本的开放始于明治维新时期大规模地学习、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积极学习欧美各国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教育、军事制度等,是明治政府推行改革的积极措施,同时也是推行近代化政策的重要一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重新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加强对外经济合作。日本把“贸易立国”作为国策,把“出口第一”作为经济纲领。通过对外贸易,不仅为工业产品扩大了海外市场,增加了外汇收入,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工业燃料、原料,而且大规模地扩大了资本积累,加速了日本现代化进程。日本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也迈出重大步骤。据统计,战后以来日本签订了价值 90 亿美元的 32000 多个许可证协议,获得了欧美几十年间的全部可用技术,从而形成和加强了日本的技术体系。同时,积极利用外资,1957 年至 1967 年,日本利用外资达 58 亿美元。由于注重对外经济开放,日本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4. 走向世界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在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的情况下,任何一国要发展,都必须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①各国之所以必须对外开放,加强国际间的经济技术交流,是因为:

第一,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它的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由于科学技术的新产品、新部门不断涌现,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全部自然资源,而必须通过国际交换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第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一定的生产力状况,使有关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形成某种专业化和分工的关系,从而造成它们之间具有各自的产品特点、技术水平和生产经验的差别。通过国际交换,可以扬长避短,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及时吸收新技术和接收先进经验,并以自己的优势产品换回在本国生产不合算的产品,以节约社会劳动和物质消耗,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现代工业生产规模庞大,结构复杂,许多科研项目和工业产品,需要巨额资金、多种技术和多种资源,往往超过某一个国家的承担能力,需要几个国家的分工合作才能完成。

第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开发和掌握它所需要的全部先进技术,也没有必要一切从头摸索,完全可以吸收和利用其他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管理经验为自己的建设和发展服务。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①

综上所述,在世界经济技术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国与国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开发利用多种资源,建立广阔的商品市场,相互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吸收更多的资金等,对发展各国的经济来说,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对外开放,发展国际经济技术交往,加速本国、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仅是世界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也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可能性。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发表谈话指出:“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②

邓小平所说的过去没有的好条件,从国际方面看,主要表现为:

其一,冷战结束后,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出现了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其二,二战以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逐步瓦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一百多个国家纷纷独立,成为发展中国家,使帝国主义为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所欲为的时代成为过去。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成为抵制战争的重要力量。

其三,由于世界经济国际化趋势的加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交往的障碍已经大大减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政策,日益为互利的开放政策所替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对发展中国家原料和市场的依赖也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国家也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逐步摆脱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积极地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其四,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社会生产力的重大突破,使世界各国更加关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以经济和科技为重点,涉及各个领域的综合国力的全面竞赛浪潮席卷全球。这场着眼于在新世纪确立自己国家在世界上位置的竞赛,使各国迫不及待地采取相应对策,在国家竞争和合作中发展自己,并把参与世界发展进程作为重要国策。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正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又适逢许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取得巨大成功,正是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的结果。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接见外宾时所说:“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